

朝阳文史资料

第二辑

政协长春市朝阳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政协朝阳区文史資料

研究委员会

主任： 张承泰（政协副主席兼）

副主任： 向东

委员： 苏赛光、衡懋

苏文兴、邓世平

朝阳文史资料

第二辑

目 录

《回忆录节选》

投诚归来 何春元 (1)

《史迹追述》

关于“宣诏纪念塔” 吴文延 (11)

长春的孝子坟 于 泾 (14)

《历史事件》

伪国民党时期长春市立三中
学潮前后 杨福臻 (22)

《文化教育》

- 私塾教育纪实 张承泰 (26)
一九二六年参加吉林省运动
 会见闻 王国琪 (30)

《城市地理》

- 伪满洲国首都——新京特别市
..... 李香泮 (33)

《前事不忘》

- 记日本关东军第100部队的
罪行 于祺元 (39)

《历史知识》

- 伪满的国旗 吴文延 (45)

《经济技术资料》

- 长春市建国以来私房概况 ... 何忠魁 (51)
旧式烧锅酿酒的主要过程
..... 韩剑光 (54)

《回忆录》 (节选)

投 诚 归 来

何 春 元

我今年七十一岁了，晚年试写《回忆录》，也是自慰的乐事，倘若其中有的资料能有参考价值，那便算是晚年的一点贡献。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日是我投诚走向光明的日子，我愿把往事一幕幕如实地写出来，以供后人借鉴。

第一部分 投诚归来之前

当伪满警察

我五岁时随同父母来到黑龙江省呼兰县落户。父亲是私塾的先生，“九·一八”事变，兵荒马乱，家从乡村搬到城镇，父亲在街头代

写家信为生，后经介绍当了法院的录事（纪录、写字的）父亲的微薄收入养活不了一家人，因此，我从农科师范辍学，当了杂货店店员，母亲给人家当佣人，弟弟妹妹暂送原籍亲属处，一家人散了伙儿。不久，我工作的亲货店倒闭，为了生活，父亲的上级张大中书记官给我写了一封私人的介绍信，到哈尔滨市伪保安警察队顶替董福林的名字，当上了警士。

保安警察改编后，我被编到哈尔滨市经纬警察署南马路派出所。值班、巡逻、查户口、干得挺认真，商店送礼来我不收，深夜巡逻还抢救过一名被强盗打伤的马车夫。一次执勤时，我被汽车撞伤送进医院，受到伪警务股长日本人小川的表扬和慰问，从那以后，我开始用心学日本语，经考试，日语三等合格，那是一九三四年，我才二十岁。

肇源事件（三肇事件）

大约在一九三九年，伪滨 江省（黑 龙江省）肇源县城被抗日联军攻陷，据说，县城的日本警察和官吏被杀，仓库打开，粮食、衣物分给了当地老百姓，抗联还召集群众开会，讲

演、宣传抗日救国道理，撤离时烧毁了伪县政府。据说当时在肇源、肇舟、肇东三个县都发生类似事件，故称“三肇事件”。

为此，伪滨江省警务厅成立特搜队，由刑事科长（日本人）任特搜队长，下设四个班，一个是日警班在队本部，其余三个是伪警班，伪警第一班班长叶永年警佐（哈尔滨警察厅刑事科搜查股）第二班班长白受天（双城县警务科）第三班班长萧世光警佐（阿城县城警察署长）每班设班员约十人，由市县抽调。伪警三个班以第一班为中心，第一班还设一名翻译。一班长叶永年和二班长白受天是当时滨江省伪警中有名气的“白蔡叶”中的两大员。我当时在哈市警署由内勤晋级警长并转为外勤，此次成立特搜队被编入伪警第一班。

特搜队出发时，便衣，农民打扮，带手枪，用汽车送到肇源县城。三个班分别住在三个大商店里。第二天知道特搜队本部设在伪县府一个高墙大院中，据说有电台。县城门和城上有日本士兵持着上了刺刀的枪把守。街上死气沉沉，行人很少。这天特搜队召开全体成员大会，会场在伪县府礼堂，会场两旁墙上挂满了

挽联，象似开追悼会。特搜队长主持大会先讲话，大意是介绍了事件发生经过，表示决心要把反满抗日分子都查出……会场气氛萧杀恐怖。会后，一班长叶永年向三个班成员传达本部意图和指示。叶永年说，只要有一点点可疑，就抓、要逼供，有了供词好向上交差，杀中国人，镇压中国人，日本人不会认真查问的。就这样抓人开始了。一班抓的第一个人是肇源某协和会主事，当地人对他反映很坏，说他打爹骂娘。抓谁都是班长决定，班长叶永年直接听队本部指示。接着抓捕了当地警署特务股长，理由是事件发生前没有情报；抓捕了警察训练所长兼警察队长，理由是抗联攻城为什么不抵抗？又抓捕了抗联用来开会的商店的经理人和县汽车司机。为了凑数，还挨户搜查，谁家粮食多，谁家有日本衣物都要倒霉。我还跟关警尉在城郊抓来两个农民（理由不详）。

审问大都由班长亲审或由警尉代审，方法是严刑逼供，过电、灌凉水，威逼承认反满抗日，按上手印。每审完一人，班长便同翻译杨某会本部报告。凡在被捕名册上划“√”号的，是定为死刑。据说这次行动三个班关捕了

一百多人，特搜队撤离后，据说被捕的人都以反满抗日的罪名被扔进松花江冰窟里。对这血腥的镇压，我是参加者又是见证人，这是令人痛心的历史，追悔莫及。

民族英雄李兆麟将军遇难前后

日本投降后，苏联军进城，在缴械收容时，我逃跑了。国民党接收大员来哈市成立了省政府、市政府。不久，我得到了国民党警察局起用伪警的通知，当时错误地认为这是立功赎罪的机会，便投了名，这是一九四五年冬。我进入国民党哈尔滨警察局侦缉队不久，国民党军统局滨江组情报主任刘文升口头答应我为试用情报第一班长。刘向我布置任务时说，你表面上在警察局，这是公开身份，可以借刑事犯罪搜查的机会，了解哪些人是共产党人，可以打黑枪（暗杀）。他虽然这样指示，但我没打过一次黑枪。有一次刘指示，你要保护阎队长，去“马迭尔”饭店开会。事后知道这次匪特阎某去“马迭尔”混入人群是为识别兆麟将军像貌，准备加害。

兆麟将军被害事件发生后。国民党警察局

逮捕了凶犯孟庆云。征得侦缉队副队长王某的同意，我对凶犯孟庆云问了话，得知孟犯是滨江组（特务组织）部署的。我将此情况报告给刘文升，刘问为什么捕他？我听说孟犯喝醉了酒，他自己说的。刘为了消灭特务罪证，企图让警察局放掉孟犯，然后将他干掉。可是警察局余局长不同意。最后刘召集南某（情报三班长）高某（情报二班长）商议，高某和南某都是伪满医大毕业的医生，决定用毒药包子毒死孟犯。包子是我买的，毒药是南某配的，用注射器将药水注入包子（约四、五个包子），在侦缉队王副队长监视下，把孟犯提到一间大屋子里，按刘某的指示，向孟犯传达了如下的话：这包子是掌柜的（特务头子）送给你的，你为党国立了功，你死后是不会亏待你的……总之强迫他把包子吃下去了。不知为什么，孟犯竟没有被毒死，警察局迫于苏联军司令部要人，便急忙作好审讯笔录，然后将孟犯送交苏军司令部去了。

凶手被捕了，真象大白，各地各界群情悲愤；呼吁当局严惩凶手并纷纷举行追悼大会，国民竞省政府、市政府被迫撤退，主要人物如

市长、警察局长都逃跑了。当时民主联军在市外，形势紧迫，当时警察局一些人企图武装突围，可能走漏了消息，苏联军出动了坦克包围了警察局，缴了械，民主联军进了城，解放了哈尔滨。

参加国民党东北第六路救国军

一九四六年四月，我来到长春经刘汉卿介绍，参加了这个军。东北第六路救国军驻长办事处设在长春市国民党东北行辕总参议办公室楼下。军长关铁良（中将）当时约四十岁左右，身材矮小，语言迟缓，看不出有什么才能，原籍是黑龙江省双城县人，他没有固定住所，衣服也不甚整齐，象一个流亡之士。

（一）关于东北第六路救国军的历史

据关铁良军长介绍说，这个军在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合作得很好，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原军长关耀洲是在黑龙江省双城县一带同日伪军一次作战中不幸战死。当时由关铁良继任军长，继续浴血奋战，终因敌我双方兵力悬殊，我方伤亡惨重，军长关铁良被俘。关军长在受酷刑中右手致残，被折磨得神经失常。四

六年，我见到他时，仍见他目光呆滞，精神没有完全恢复。关铁良何时出的狱，不清楚。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六路救国军召集旧部，吸收新的骨干、扩充兵力，企图重整旗鼓。

（二）编制和兵力

军长关铁良，中将官衔，军参谋长戴天，少将官衔，下设副官处、参谋处、军需处、军法处、军务处、政工宣传、军械、军医等处，还有驻长办事处，处长官衔为上校。这种编制是仿国民党部队在四七年的最新编制形式。军司令部下属有步兵师、骑兵师、独立团。师长为少将、团长为上校。

当时我是军务处人事课长，为中校。因为我一次也没到过各师团驻在地，很难估计究竟有多少人马，看到的只是军官在司令部来来往往。

（三）装备和活动地区

没有统一的军服、武器也没有统一规格，当时曾有顺口溜儿说：“官比兵多，兵比枪多，枪比子弹多”当时有人从南京回来发牢骚说：“中将满街走，少将不如狗”，这是当时官多不值钱的真实写照。

当时兵力人数也是自欺欺人的。原因有二，一是指山卖磨，各地方零散人马瞎吹乱唬，以少说多，目的是争个团长、师长官衔，再就是想多得枪支、服装。二是“一女两嫁”，即报名参加六路军，又报名加入挺进军，结果两部分编制上都有同一伙人马，哪方面利大就向哪方面靠。有一些地方武装不过是土匪，活动地区，大部分是在三不管的地带和山区。当时光复了，有新解放区，有国统区，还有谁也管不到的夹空区。活动经费靠地方摊派和掠夺。

（四）其他有关情况

这个军重新建立想要求国民党政府承认，并赐以新的番号，成为国军，但经费自筹，尽管如此，几经交涉也没有头绪。

一天，国民党长春警备司令部新七军军长召集在长春地区活动的各建军部队的负责人开会，我被派作代表参加会议，会上大致询问了各部队番号、总兵力人数、装备、以及活动等情况，最后军长宣布，所有各部队一律都要到敌后（指解放区）去活动。这实际是个命令，意思就是今后不准在国统区活动，其他问题如

枪支弹药等自行解决。没有商量余地。之后不久又听说，凡没有经国民党政府承认，取消活动，不准挂牌子，不准着装，由宪兵和督察处负责取缔。无疑，这对建军是一个打击，至此，大部分人各找出路，到一九四七年秋，建军活动不消自灭。

关于“宣诏纪念塔”

吴文延

1937年5月2日，是日本帝国主义炮制伪满傀儡政权的第五个年头，也是日本操纵儿皇帝溥仪第一次访日后发表“回銮训民诏书”两周年的日子。殖民主义者为了利用此诏书长期宣扬溥仪说的他与日本天皇裕仁“精神如一体”，要东北人民和日本“友邦一德一心”，以便从精神上麻醉东北人民，使其服服贴贴地作牛马，当顺民，任日本侵略者宰割，伪满政权宣布成立以宫内府次长入江贯一为首的“宣诏纪念事业委员会”，并在伪宫廷营造予地前部的安民广场（现新民广场即南湖广场）举行了“镇起式”准备要建一座“访日宣诏纪念塔”。之后，由伪新京特别市市长于静远发起向伪满和日本的中、小学校征集“各地灵峰神域等颇有渊源之净石”以建此塔之用。当年9月16日中午，溥仪在参加“国都建设纪念式典”

后，特意来到安民广场，观看现场情况，听伪国都建设局局长郑禹说明筹建此塔的有关事项。

1940年5月2日，在日本主子操纵下，子静远将伪新京特别市公署征集到的六千四百三十九块净石呈献给宫内府次长、“宣诏纪念事业”委员长鹿儿岛虎雄，并附上石头渊源及府、县学校别一览表。当时的日伪报纸大肆宣扬制做此表所用的墨汁“乃前年11月3日明治佳节汲宫廷府水保存与明治神宫之水混合一起，由市内男、女中学校学生勤劳奉仕而制成者。”不久在安民广场举行了该项净石的盛大“敷设式”。又过了一段时间，经过进一步准备，“访日宣诏纪念塔”即正式开工。日伪政权和协和会采取了强迫青年负担此项劳役的方式，进行施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采取了牺牲一切，扩大军需生产的方针。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通过“帝室御用挂”青冈安直命令溥仪向伪政府表示，停止“宣诏纪念塔”的施工，以节约经费，支援“大东亚圣战”。从此，该塔的建设便停了下来。当时这里仅仅打

下了塔的基础和底部。

随着日军在战争中的失利和军备的紧张，日本帝国主义要求伪满洲国提供战时所需要的一切，并强行从东北人民手中夺取金属等材料以生产军事物资。吉同安直奉关东军司令官的命令对溥仪说“大家自应尽量供应物资，特别是金属，陛下可以率先垂范，亲自表现出‘日满一体’的伟大精神”。这样在1943年1月11日。溥仪召见伪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宣布：“暂时中止刻下进行中之新宫廷及‘访日宣诏纪念塔’建筑工程，至于为此等工程所准备之铁材，举供使用于亲邦之圣战”。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伪满洲国也顷刻瓦解。这座没有建成的“宣诏纪念塔”便成了历史的废墟。

解放以后，人民拆除了这个塔的底部及基础，重新进行了规划和建设，使这里的面貌焕然一新；但日本殖民统治的灾难仍记忆在人们的心头，并激励着人们进行四化建设的斗志！